

發刊辭

## “應無所住而發其心”

佛光大學的生命學研究所和人類學系終於要發行學術期刊了。

把這兩個看起來不相干的學科放在一起，似乎有些奇怪，可是，這種結合卻代表我們對現代學術思想的一種反思。

十九世紀末，英、美、法等國因為要統治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了解到「因俗而治」的重要性，因而派學者和傳教士去研究各地的社會和它的文化，方才有人類學（Anthropology）的誕生。因此，人類學是一門以研究「人及其文化」為其主要內涵的學科。到了廿一世紀初，我們發覺這個學科，乃至於現在通行的人文和社會學科，只是在「記錄」和「描述」所看到的社會、文化現象。從來沒有能力去了解隱藏在這些社會、文化現象背後的「動力」因素究竟為何。即使是一九六〇年代盛行一時的「結構主義」以及後來的「象徵論」，也都沒有接觸到真正的核心問題：「這個文化究竟如何形成的？」

生命學則是廿一世紀來臨時，陳國鎮教授和我對禪修、中醫、物理（特別是量子物理問世以後科學家們對「心靈」的重新認識）、人類學、歷史學、宗教學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瞭解、體會和反省之後所開創的學門。我們發覺到無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自然科學、生物科學或太空科學，都有一些可以相通之處。不是像目前各學科之間呈現「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

總體來說，科學的各個學門都是因「人心」的作用而形成，不同的心念意識會形成不同的假設。不同的假設會導出不同的結論。平面幾何和曲面幾何對平行線有截然不同的推論，就是明證。物理學、人類學、歷史學，乃至於現在所有的學科，都是在「描述」那些因人心作用所形成的現象，卻都不曾關注到現象背後真正的主

角-----那個會思考、會作決定的「人心」到底為何。這裡所說的「人心」，中國傳統的說法是「心性」，一般通俗的說法是「心靈」。生命學的主要內涵就是在探索「人的心靈如何認知外在的世界，進而發展成爲人的行動，再形成各式各樣的社會與文化。」要想這麼去做研究，就要有新的研究工具和態度。以下分四個方面來探討之。

## 一、生命多重結構

對一般人來說，能活這一輩子，謂之「有生命」。有這個身體，就是有生命；當這個身體消失，就沒有生命。可是我們也要問：現在的電腦和自動化設備，可以自行處理一些事情，算不算是生命？病毒在不合適活動的環境中是呈粉末狀態，算不算是生命的東西？偉人、聖人早已不在人世間，可是他的遺教尚存，而且會指導我們的思想行爲，他們算不算仍有生命？

面對種種紛擾難解的現象，我們不禁要問：「生命究竟是什麼？」陳國鎮教授以他對物理和禪修的甚深認識，提出「生命多重結構」這個概念。他把生命現象比擬成電腦設備，可以分成硬體和軟體兩大部分。硬體是指構成身體的「物質」部分，三百年來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發展，把這個物質部分研究得淋漓盡致。軟體的部分包括能量（電力）、信息（好比是電腦的套裝軟體）。更重要的是使用電腦的那個人，也就是「心靈」。物質的部分不容易久存，反而是心靈和信息部分可以存在較長久的時間。

自然科學界一直以「物質」作爲研究的主要對象。近年來，有了超導之後，方才對能量有較多的認識。科學界對「信息」是非常陌生，因爲不知該用什麼方法來度量它。既然無法度量，就當它不存在。實際上，信息是無所不在的。所謂的「人文展現」，其實就是人的心智運用大腦捕捉外在的信息，然後在身體器官上展現出來。人的心智就相當於用電腦的人，是在電腦的外面，不是電腦的本身。

人身的最大障礙是眼、耳、鼻、舌、身「五根」。這五根基於物質的特性，都有一定的功能限制。可是自古以來人們總是想盡各種辦法來突破這些限制，設計出各種可用的工具來延展、擴大五根的作用。這方面的成果就是我們所謂的文明。這些

文明產物讓我們獲得很多便利。人類的許許多多的文明產物，從這個角度來看，都隱藏了人類想要超越時空的企圖。這個企圖來自心靈（意根），不是來自大腦（意根所用的工具）。也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把現在所有的學科都看成是「心靈」的某種展現。

「生命多重結構」這個概念可以讓我們清楚的看到「自然科學」和中國傳統的心性之學，乃至於各種宗教，在「生命」的大架構下，各自所應該居處的位置。這麼一來，我們可以了解到：自然科學專注於「物質」和「能量」這兩個具相的、較為穩定的層面。宗教和人文則是涉及「信息」和「心靈」這兩個比較不具相的部分。科學和宗教之間原來是相輔相乘的關係，而不是廿世紀所流傳的「科學發達之後，宗教必然會被消滅」那種幻想。

「生命多重結構」仿照量子物理模式，只是在分析「一個人」的生命架構。那麼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又該如何理解呢？那就要用到「網站」的概念。

## 二、宇宙網站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李嗣涇教授十七年來對於「手指識字」的研究，發現在宇宙中確實存在各種神聖力量。他和元智大學的王立文教授用「宇宙網站」的概念來說明人神之間的關係。每個神佛都是宇宙中的某個網站，像觀世音菩薩、藥師佛、上帝等則是巨大無比、功能超強的網站。我們所說的神聖符號、神聖字彙，就是各個網站的首頁(Home page)、或通關密碼(pass word)。從三百年來科學發展軌跡來看，這種發現可能是近代人類科學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到十九世紀末，牛頓的萬有引力說已經可以精確的預測星球的軌道，力學導致各種機械的發明，熱力學把蒸氣化成了動力，電磁學和光學創造出無線通訊、馬達和發電機。人類的生活達到空前未有的繁榮。於是，科學家得意洋洋的說「人定勝天」，人一定可以改造自然。也意味著科學已經到達頂峰，不會再有前景。

不料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幾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像海森堡、愛因斯坦、薛丁格、德布羅意、包利等人，相繼發表「狹義相對論」「物質波」「測不準原理」等

著作，建立量子物理學說，徹底改變科學的視野。由於了解宇宙最小結構分子、原子、夸克的物理機制，引發了後來的電腦、通訊、網路的革命。光電原理更讓科學家們發明各式各樣的光電產品，如電視機、錄放影機、音響設備等，讓我們的生活進入五彩繽紛的世界。

到了廿世紀末期，人們享受了這一切偉大發明之餘，也同樣的認為科學應該已經到了終點。可是到了一九九八年科學家估算出宇宙中可知、可見的物質其實只占 4%。還有 96% 的宇宙是不為人知的。科學家聲稱，在這些不知名的部分中，有 23% 是「隱密物質」(Dark matter)，73% 是「隱密能量」(Dark energy)。這個宣布意味著三百年來看上去非常炫麗、成就輝煌的科學研究不過等於是白紙一張。我們對宇宙基本上是一無所知。

面對這麼重大的挑戰，當然要有新的基本認知與研究工具。在新的基本認知方面，就是要承認以下幾個事實：「地球在宇宙中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和場域，不是孤獨無二的」、「宇宙中有各式各樣的生命形態，不一定是以物質的形態存在，大多數是以能量或信息的形式而存在」、「地球上的生物靠『信息』來與這些非物質存在溝通，而且往來頻繁。」「信息傳播的速度遠超過光速」「地球是宇宙眾多星系共同設立的生命資料庫，甚至可以說是生命實驗室。」

人與宇宙各種生命型態的聯繫方式就像現在的網路世界。當我們想要上網搜尋資料的時候，在電腦上打出正確的網址，通過正確的通關密碼，就能建立連線，而後能夠搜尋和下載許多有用的資料。南宋大詩人陸游有兩句詩可以正確的描述我們要如何面對宇宙的網路世界：「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就是指流轉在宇宙中各種有用的信息，端看我們如何去有效的截取這些有用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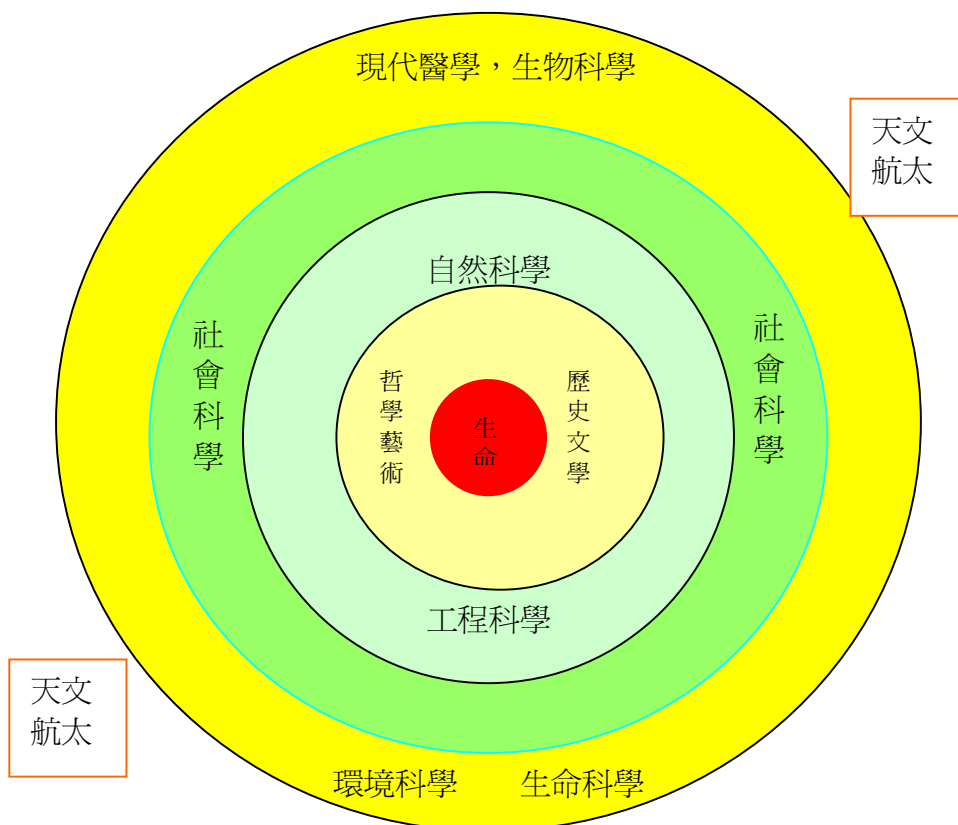
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科學的發展，勢必要沿用廿世紀量子物理發展所帶來的對「心靈」的認識，只有心靈所發射出來的信息波的速度可以超過光速。一旦打破「光速」的限制之後，科學方才可以有飛躍的進展。而這種注重心靈的方式卻是中國古老的傳統『心性之學』和『禪宗』的主要內涵：『靜坐』與『觀想』。儒家所說的「定靜安慮得」，在廿世紀初被國人用粗暴的態度打倒、丟棄了，可是到了廿一世紀，卻

可能成爲學術研究的主要利器。時也，運也。

### 三、生命同心圓及其錯位

當我們用「生命」作爲核心，來檢視現行各學科的特性以及它跟「生命」的距離時，就可以畫出幾層同心圓來。最裡面的一層是人文，它是生命知覺的直接表現。人爲了生存，就發明各式各樣的工具，來拓展生命的活力，掙脫物質身體的限制。這些都是各種工程學科的成就。工、農、電腦資訊等學科都屬於這個大範疇，可以說是生命的第二層展現。到這個層次，還是在個人的階段。第三層次方才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一層就是各種社會科學，舉凡經濟、法律、社會、文化、風俗、教育、軍事、商業、貿易、政治、心理等都是屬於這個範疇。第四層是人與環境的互動。這個環境包括了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微生物、岩石、大氣等。由於現代的人都相信巴斯德所提倡的細菌、病毒理論，把致病的原因全歸諸是病毒或細菌的入侵，因而現代醫學必需要放在第四層次。至於第五層方才是天文和航太科學。從宇宙來看，人類探索太空仍處於萌芽狀態，還算不上有什麼成績。

從這樣的角度來思索「做學問」的本質時，就可以認識到：所有的學問都是爲了「活這一輩子」而在做各種努力，只是跟「生命」的距離遠近不同而已。總體來說，所謂的「科學」都是在探索生命的奧密。基於不同的目標、路徑和方式，而有各種不同的學科。爲了提升生命的境界，因而有宗教；爲了傳承生命的經驗，是以有歷史；爲了認識我們所處在的物質環境，而有自然科學；應用自然科學的知識來改善人類的生活環境和品質，於是就有各種工程、醫學、航太科技。



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為能在空性中捕捉到流轉在宇宙中的各種信息波，經過心靈的解讀，而後透過大腦表達出我們可以理解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直覺』。直覺是一切思想、數學、特異功能的起源。但是要把從直覺而來的想法講出來，要讓別人可以聽得懂，就需要有邏輯，因而才有「哲學」。把這種直覺用詩、詞、歌、賦、小說等方式表達出來，就是文學；用圖畫、音樂、雕塑、書法等方式表達，就是藝術。這是生命最核心部分的直接展現。也就是「人文」的根源。

綜觀現在各大學有人文各科系的表現，卻發現有嚴重的「錯位」現象。例如：

原來應該是在最內層的學科，由於不懂生命修煉的重要性，研究的主題在不知不覺當中，就跑到第三層去了，以「社會及其文化」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於是宗教學就變成了「宗教社會學」。哲學以「邏輯」為主已是一大退步，因為已經不認識直覺究竟是什麼東西。現在所流行的「倫理學」「詮釋學」「符號學」等，也是溜到第三層去了。文學、歷史也是一樣。藝術史、思想史的研究，究其本質，只是藉用「宗教」和「藝術」為名義，實質上是在做「社會史」的研究。不曾真正碰觸到宗教和藝術能夠形成的真正原因，也不去碰觸宗教和藝術的本質。

原先的生物、植物、動物、微生物、畜牧等科系，為了湊熱鬧、趕時髦，改名為「生命科學」，在換湯不換藥的情形下，都以「基因」作為主要的題材。仍然是在「物質」的層面，沒有觸及到生命的軟體系統，更不認識那個使用生命電腦的「心靈」。

這些林林總總的錯位現象的出現，是因為「物質科學」太過強勢。原先用來研究物質的方法，由於大家都接受，人們不知不覺的也拿來用在人文與社會科學身上。於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也不得不偏向具體可見的部分。錯位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人文和社會科學從「錯位」中矯正回來。

#### 四：研究方法和材料

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服務二十五年八個月之久。那時候完全信奉故所長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也服膺故院長胡適先生的教誨：「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整個中央研究院的學風就是這兩位前輩先生所型塑的，後輩小子們不敢有所踰越。

當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常去普林斯頓大學聆聽劉子健教授的訓勉。他一直對我說：「你們史語所的學問不能貫通古今，可惜啊！」如今我個人對於學問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之後，方才了解劉先生的意思。

傅斯年先生和胡適先生的教誨只是做學問的第一層功夫，從各種不同的場合把資料找出來，然後忠實的、嚴謹的去描述這些材料。不必也不能有任何的聯想，更

不可能有新的想法、看法。這麼一來，治學就被框限在一個有限的範圍之中。離開證據，就不敢說話。時間久了，就不會、也不能看出甲、乙、丙、丁幾件事情之間有什麼關聯。用佛家的話來說，就是「有住生心」，心被框住了，只能在設定的範圍中思考問題，不敢越過雷池一步。這就是我國學術一直不能有長足進步的根本原因。

看看三百年來科學的發展歷程，都是因為看清楚舊有的學科知識的層次、境界和限制之後，方才能夠提出新的學說。當愛因斯坦弄清楚牛頓的萬有引力說只是在描述一個靜態宇宙星球之間的力學關係之後，就大膽的提出新的理論，從動態去看星球的運行，於是他試著把宇宙空間看成是曲面，星球只是沿著曲面進行運動而已。這就是狹義相對論的立論根據。

看了科學發展史上先賢的例子，不禁大聲的說：「我們也要見賢思齊。」為學當如是，應該跳脫現有的學術框架，站在更高一層去看問題，就會發覺可以真正體悟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妙意了。有了這種高階的認識，我國的學術方才會有大幅的進步。

任何新的東西在初起的時候，都不會見容於既有的社會。創辦這份學報的目的就是要讓一些有創意、有想法的人，不論他是否有學術學位，都有一個可以發表他們創意想法的平台，讓社會上有心的人一齊來切磋、討論。

宋光宇 寫於林美山上

民國95年4月28日



## 編輯的話

### ( 1 )

由於認識到「所有的學科都是在探索生命」這個前提，因此，在接受稿件時就不分學門，只要有好稿子，我們都刊登。這麼一來，就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各篇論文的格式沒有辦法強行統一。自然科學、醫學有他們習慣的論文格式，社會科學有他們的論文格式，而我又精熟於中研院史語所的論文格式。在徵稿期間，投稿的先生們都會問到不同的格式究竟要如何處理？他們擔心一旦格式不同，會在他們的同行之間產生交流和認同上的困擾。這個問題在目前是無解的。剛開始試著把早已經不相聞問的學科放到一本學報上，彼此都不相習，如何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統一格式？在發刊詞中已經標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如此自尋煩惱呢？於是，就採取開放策略。各位作者都用他們自己熟悉的論文格式。誰也不必去遷就誰。只是要求把所要用的格式做到精準無誤就可以了。等到若干年後，有了一些共識的時候，再來煩惱這些俗事。

### ( 2 )

這次有波昂大學的 Nelles 教授的大作，是用德文寫的，附有英文摘要。他一直希望我們能夠把他的大作譯成中文。對我們來說，一方面是莫大的鼓舞，讓這來初創的學報有國際的架勢；一方面也是考驗我們辦事的能力。基於時間的考慮，在創刊號直接刊登 Nelles 教授的原文和英文摘要，第二期時，刊出這篇文章的中文版。

不過，我也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我發現，對海寧格的「家族系統排列」有興趣的人會沉迷於他的療癒效果，汲汲營營的要替自己或別人解決生命中難解之

秘。把「學術研究」拋諸腦後。Nelles 的文章也有這個問題。他的文章是在介紹海寧格家族系統排列的主要內涵。可是對我們而言，所要探索的是這個方法在文化上有什麼意義、在生命的長河中代表什麼意義。於是我不揣淺陋，把自己參加海寧格講習會所想到的一些文化意義寫出來，就教於各方先輩。

因此，我們開闢了一個「觀念與話題」的欄目，專門刊登一些有創意的想法。不一定是非常嚴謹的論述，只要有想法，把它寫出來，讓大家來討論。在國內的學術刊物都沒有這個專欄。可是，在國外就有。特別是「通訊」(Newsletter)，常刊登這種非常有創意的討論。好的討論也廣為學界所採用。生命學剛處於初創的階段，而且生命又是何其複雜，有一些話題不是論文形式可以表達，也沒有那麼多的相關論文可資引用。因此，開闢這樣的一個專欄可以彌補論文不足的缺憾。這一期把 Nelles 教授的大作放在這個專欄，也把拙作放進來，希望可以引出一些討論。同時也刊出薛仁義先生的大作，指出解讀《道德經》可以有兩條不同的途徑。一條是「望文生義」，也是我們所熟悉的。另一條是需要有生命修煉的基礎，方才可以看懂《道德經》的實質內涵。

希望這個專欄可以引起大家的興趣，把一些想法用平實的文辭表達出來，跟同好們交換意見。

我們也開闢了「讀書心得」專欄，介紹一些好書。國內的學術刊物一直缺少介紹好書和書評的文章。這次我們試著介紹兩本好書。下一期設法再增加書評。